



# 陸留散文集

上集

時代論壇叢書

# 陸留散文集

上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時代論壇叢書

# 陸留散文集 (上集)

---

時代論壇叢書

亞太文學出版社出版

華文電腦兩合公司承印

大三十二開本

泰幣壹百八十銖



陸 留 遺 像



# 序《陸留散文集》

司馬攻

泰華文學形成於二十年代，到了三十年代中期，由中國來泰國的知識份子增多，他們紛紛投入泰華文壇，促使泰華文學的蓬勃發展。

初期的泰華文學被認為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大部份作者的立場都站在中國方面，尤其在散文創作上，當時泰華作者所寫的散文大多數表現出天涯羈旅，不勝落寞的情懷，抱著“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心情來抒發胸中的苦悶。不單是由中國來泰國的“新唐”作者有這個情緒，就是在泰國出生的作者，小時前往中國讀了幾年中文，回泰國後他們的作品也充滿著家在何處的矛盾和彷徨。這個階段的散文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出來的，在泰華文學史上佔重要地位。

陸留先生出生於泰國，曾經到中國求學，三十年代回到泰國後以他的激情從事文學創作，他的散文充滿著異鄉人的失落感和流浪情懷。

陸留先生三十年代的散文，如《火》、《刺人的江風》、《灌了錫鉛的心腥》、《印閨吟》等都出現了“異鄉人”的字眼，他以流落他邦的異鄉人的情懷來抒發胸中的苦悶。這個基調和當時的大部份華文作者大體相似。不過陸留先生的散文除了充滿著漂泊感和濃濃的鄉愁外，他還有一顆熾熱的心和昂揚的鬥志。他愛火，希望有一場熾熱的大火燃燒起來，於是他寫出了《火》。

在《火》中他寫著：“把火柴枝一枝枝的擦劃，那火焰誠然是

美麗的，然而總不比那轟的一聲，突地吐出大火舌的那偉大的一團底那麼瑰麗，不僅瑰麗，而且一天的抑鬱憤怒也隨之而消散。火，美麗底火，可愛底火喲……飛蛾是愛火而燒毀了牠的一身的。但是我已經決意要學飛蛾了。”

陸留先生愛火，憧憬火的光芒和熱力，於是他對火展開聯想，這個集子所收的陸留先生三十年代的部份散文，其中有好多篇提到了火，他謳歌火，以及與火有關的事物。

“將血管內的熱血洒向中華的地土，將頭顱拋向中華疆場……江風是迷人的，但是，可迷不了火樣的心。”——《湄江濤語〈是堅實的步子〉》。

“這兒沒有火焰的舞蹈，這兒沒有喇叭的高鳴……追求那刺刀的敏感，追求那炸彈爆炸的雄壯的安慰喲！”——《黃昏》。

“衝天呀，學火山口上那衝天的狂焰。”——《沒有夕陽的黃昏》。

“七月七日，火山爆炸的日子……火焰的光輝，火山的咆哮。”——《七七》。

“火可就在心頭燃燒了……四萬萬人的心的火照光明了中國的前途。”——《八一三獻詩》。

“久被悶塞的火山就要爆發。”——《印閨吟》。

“趁這火山作著咆哮的時候哪！”——《結束了漂泊的生涯》。

當年陸留先生寫這些火辣辣的爆發心中激情的散文，乃正當抗日戰爭的烽火遍及全中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時候，有骨氣有血性的陸留先生不單將心願抒於紙上，他也實際行動，置生命於度外，毅然投身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中，他回國參加抗日隊伍。

陸留先生四十年代的散文與三十年代的作品在風格上有一些

改變。他四十年代的散文很少提及《火》。但是，他的漂泊感和異鄉人的基調仍貫串著他的系列散文。鄉愁，略帶傷感的心理矛盾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陸留先生對祖國的安危，對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注，對家鄉的愛戀並沒有因時光的流逝而平淡，他對祖國真摯的感情一直沒有改變。

陸留先生四十年代後期的散文，在思想上表現得較為複雜，他熱愛祖國，同時對居留地——泰國，有了感情，因此，他的大部份作品具有鮮明的泰國色彩。同時他也面對現實，向生活搏擊：“憂傷呵，你滾開去呵。生活呵，你滾了來呵。”——《湄江橋畔》。

三、四十年代，泰華文壇從事散文創作的為數不少，但沒有像陸留先生這麼多產，作品遺留下來的更少，春陸兄與小民兄保存了陸留先生的大部份散文，並將一部份散文結集，這是一樁非常實際的“文學功德”。

細讀陸留先生的散文，我欽佩、敬重陸留先生，胡夢華在《絮語散文》中說：“可以洞見作者是怎樣一個人。”但是很遺憾，遺憾我當年沒有和陸留先生這個有骨氣有血性的人結交成摯友。

陸留先生在一九七四年寫過一篇《我死的時候》，最末兩句他這樣說：“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就是自己也沒有了。”

陸留先生於一九八七年逝世，人死了，但他留下豐碩的文學作品，為泰華文學增光。他的名字也永遠留在愛好文學的人心上，諸如我，讀其文而知其人，我永遠懷念陸留先生。

今年剛好是陸留先生逝世十週年。《陸留散文集》的出版，俾作為陸留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是為序。

一九九七年四月於曼谷



# 談陸留散文的特色 及其文學道路

春陸 小民

## 一

在我們的書台上放著一本一九八七年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的泰華作家陸留的散文集《家在椰林》，每次翻讀這本書，都不禁使人回想起那些曾經相處的日子。

特別難忘的是四十年代中期，春陸在泰東邊城馬德望市太平商店當店員的日子。當時，正是泰國華校被封閉，剛踏入社會的一個無知少年，很想學一點謀生的本領。

有一個晚上，華燈初上之際，忽然有人匆匆走上樓來，說是有幾個日本憲兵闖進店裡東張西望，形跡可疑。店東陸留先生便快步跑到他的床邊，在床下拉出一包東西，要春陸丟到隔鄰的晒台上。春陸有點驚慌，不知怎的，竟把那包東西撒了一地，急得滿身冷汗，哎呀，原來是一包書，其封面全是白底紅字，叫做《椰夜篇》的書。

幸好，日本憲兵沒有進一步上樓搜查，祇是一場虛驚。而春陸呢，卻對這本神秘的書感到了特別的興趣。

出於好奇，春陸偷偷地翻看著這本可以會惹上坐牢喪命的書。

春陸被書裡的充滿愛國激情而富於佛國情調的美麗的散文迷住了。

就是這本《椰夜篇》，使我們深深地愛上了文學這個灰姑娘，

也深深地受到了抗日救國的思想影響。

我們一直懷念著這本書。

三十多年來，由於大家知道的原因，我們之間沒有互通信息，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我們才知道他的情況。

泰華文壇巨匠陸留先生在泰華這塊文藝陣地像一頭老牛，幾十年如一日，淡泊名利，辛勤地默默耕耘。

一九三五年，他回國昇學，就讀於汕頭海濱中學簡師班至抗戰期間，就開始寫作，在曼谷《華僑日報》的《文藝戰線》和《華僑文壇》發表詩歌散文，到他撒手西歸的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不間斷的搖筆桿子，他寫了何止千百萬言。

他當過《正言日報》、《京華晚報》、《東南日報》、《新中原報》的副刊編輯，他創辦過《天河》、《京華週刊》、《展望週刊》、《曼谷週刊》等多種文藝綜合刊物，他編寫出版了《實用新潮汕字典》、《中文百日通》，他當過家庭教師。

他爲了賺取生活費，寫作頗勤。他甚麼都寫，劇評、劇本、詩歌、小說，還有大量的散文。除《椰夜篇》、《椰林曲》，雖然在經濟相當支絀的情況下，陸續出版了《三原李靖》、《李白之戀》、《湄江春》、《玫瑰露》等六個單行本。

陸留先生文學創作的主要成就要算散文，這是他創作生活中的精華，是泰華文學，也是世界華文文學一份寶貴的財富。《家在椰林》是陸留先生辭世後，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給他出版的遺著，那是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大量的散文中精選出來的。

《家在椰林》可以說是《椰夜篇》的姐妹篇。這本散文集基本上保持了她的散文的藝術特色。不過，前者充滿了稚年的激情，而後者在他積累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成熟的創作技巧，帶著淡淡的傷感和落寞的情調。

二

雖然如此，兩者我們都很喜歡，朝朝暮暮，閑時翻讀兩、三篇，實在是極愉快的藝術享受。

陸留的散文很美，抒寫親切細膩，洋溢著詩情畫意，特別是具有鮮明的佛國色彩，形成了作家自己獨特的風格。

莫泊桑說過：“爲了形容草原的樹或燃燒的火，我們要站在這棵樹和火焰前，直到我們覺得它不像別的樹或別的火焰爲止。”要表現好景色、人物、場景的地方特色，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這不僅需要細心的體察和琢磨，還需要找到我們最恰當的色彩和筆調。

陸留先生的散文在這方面下了不少苦功，確實寫出了屬於他自己又有鮮明的獨特風格和佛國特色的東西。

讀著《家在椰林》，我們可以欣賞到湄南河沿岸的綺麗風光和佛國的風情畫：

千里奔騰而來，湄南河是雄渾的。

蜿蜒如帶，湄南河也是溫文秀麗的。

蕉園處處，椰林疏落，湄南河所經兩岸，不論秋冬春夏，它是翠綠如錦的。

洪湧潮漲的時候，渾黃的江水，洶湧激蕩，但旱季水位降落，星光沐照下，湄江所經的每個港灣，都是蒼鬱而神秘的。

有塔尖高高刺天的佛寺地方，有琉璃瓦在月光下閃光的地方，那兒總是神話誕生的地方……。

黃昏，夕照的斜陽把江岸的蕉下椰影，映照得更像一幅圖畫。泰國臨河的少女群，她們喜歡在椰下河邊，或木製梯頭裸著雙肩群浴，她們嬌笑，她們戲水，沐浴罷都在岸邊把身上的濕紗

籠改換乾紗籠。

——《鱷魚的神話》

我們可以看到，聽到曼谷唐人街——夜三聘街的水墨畫般的情調和天外天街的喧鬧聲：

路燈，像是稚弱的黃光，開放在靜夜的長街之上，夜色是如此冷寂，夜色是如此濃烈。

誰家的晒台？飄散下一陣茉莉的清香；又是誰家的香閨？漏出一陣輕俏的錄音帶的歌唱。

昏黃的路燈的晒照下，“夜三聘”是較之“日三聘”闊大而長遠，無數的橫巷僻巷，檐際空隙處漏出夜的疏星，夜三聘也顯得深沉而落寞。

——《夜三聘》

夜晚的天外天街是個熱鬧區，附近有五大班的潮劇日夜長演，酒樓菜館人流不息，大眾化的凍杏仁攤的冰水，賣豬耳朵與鯊魚皮的小攤，都經常圍滿食客，更吸引人的是玩把戲的大師傅，緊敲密催的鑼聲，“鏘鏘”然地召集了大群觀眾。然而，“虎虎”地打出來的拳風，把孩子吸引到最前頭去，但是閃亮的雙刀使出，又使孩子們縮回人後。然而，當賣藝者捧出一大疊膏藥出場時，孩子們也總早先一步溜個精光了。

——《天外天之戀》

我們可以感受到曼谷市郊——吞武里府椰林寧謐的氣氛：  
椰花，串串地開在高高的椰樹上。  
椰樹上面，也有藍青的天空，絮樣的浮雲。

椰園的歲月是寧靜的。園溝中密集的綠葉蔭底下，連好鬥的暹羅鬥魚，也懶得向水面上吐氣了。

祇有我，仍然在溝邊漫步，是有長長的樹影，映照在溝水之上。

椰園之前的小徑，在那小河濱之間，我喚停了划舟而來的“夜巧”（小販）。

打自大溪那邊而來的“夜巧”，輕划著盛載食物的小舟，但頻頻嘆息：“萱園這麼好，但人們都紛紛遷回曼谷去。”

小舟之上，食物仍然剩下很多。我，仍然慣常地要辣椒飯，然後，又要了甜品“莎琳”，如過往的許多時日一樣。

——《椰花曲》

夏天的日光照在古寺的琉璃瓦上，照在墨樣黑的椰影上，那是童話的世界。而靜夜，鐮刀月鉤的古寺脊尖之間，椰林婆娑地發出“娑娑”的輕響，那又是一個神話的天下。

每次乘坐小舟穿行於各個蕉椰交錯的港灣，每次，總感到是置身在美麗的神話的世界。

——《鱷魚的神話》

我們可以分享到泰國傳統節日的歡樂：

“宋干節”也是“潑水節”，在許多城鄉，它是泰國新年，也是潑水節。你對我潑水，我也對你潑水，大家為“宋干”的潑水節而歡笑。

但是，我潑你祇得一甌之水，你回敬的卻是一大盆的水……大街之上乃演變成熱烈的水戰了。

鄰里展開潑水戰，有時也有艷情的一面：有的男人把愛心藏

在心裡，趁這個潑水節，公然在心愛的女郎面前先合手行禮告罪，便公然把混著香料的水淋到女郎香頸之上，衣領之中。

含羞的女郎在人眾中禮貌的承受了，也予以成甌的清水回潑了……。

北國清邁，更有全市皆狂的“浴佛”盛舉。

——《夏天裡的春天》

我們還可以聞到黃金半島的水果四處飄香：

“紅毛丹”上市了。

茸茸然的紅綠色的毛的外殼，也是紅裡透黃，綠中帶紅的；上市的“紅毛丹”，把泰國的夏天，點綴得像“黃金半島”了。

“紅毛丹”時序，也有芒果，榴槤，以後是龍眼，荔枝，以及“山竺”，“蠻塞”，夏季是泰國果子大量“出勤”亮相的時候。

芒果最出名的是“白花”，“白花檳”配上糯米飯與椰漿，它的出現是“冠絕一時”的！榴槤號稱“果王”，但濃烈的氣味使有些人受不了。

“龍眼”另名“荔枝奴”，真為這個渾號叫屈！荔枝，潮人稱它“蓮果”，曾是皇帝寵愛的“貢品”，“山竺”，有個赤褐色果殼，但肉白味清；“蠻塞”有點像國畫家筆下的“琵琶”。

然而，愛的始終是“紅毛丹”。

茸茸然毛衣樣的外衣，紅綠鮮艷的色彩，果肉，卻是晶瑩潔白的！土名“律莫”，但叫它“暹羅蓮果”。

——《紅毛丹》

讀著這些抒情詩般的一個個畫面，我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時在那裡生活過的難忘的第二故鄉——泰國。

### 三

“不可以無我”（袁牧：“隨園詩話”），陸留先生的散文的鮮明個性，就是強烈的自我傾向，他直抒真情，傾注胸臆，把自我融入作品之中。因此，讀著他的作品，你可以依稀地瞧見了他那崎嶇曲折的文學道路：

他的寂寞的童年在曼谷叫做“塗糞堆”的天外天街度過。

十多歲，他袋著巴金的《死去的太陽》、《滅亡》兩本書，獨個兒悄然飄過七洲洋，到了內心發抖，但也興奮得發瘋的祖國：

兩個年頭讀了一個半島的四家中學。最後，拿到一頁文憑，然而，卻嘗了一杯難耐的“苦酒”（失戀）；

苦苦地把“澀汁”灑在原稿紙，好長的兩年（正是陸留先生在丘心嬰先生主編的《華僑文壇》發表散文詩的兩年後結集名為《椰夜篇》，在香港出版）。

然而再譜上了一曲流浪之歌。他懷著一股強烈的愛國熱情，到廣州投奔抗日隊伍，後來又去了今天變成廢墟的鄰邦，踏過西貢的吉滴那街，登過金邊的塔仔山。

雖然年月消逝，仍然置身第二故鄉的椰子的國度：

再然後是，爬格子，爬格子，還是爬格子……回到曼谷後，他有過得意的日子：

一九四八年創辦《京華週刊》；

一九五五年創辦泰國戰後第一家半文藝性的《展望週刊》；

他的刊物辦得很出色，他日寫萬言，他有不少的崇拜者。當時，有一個愛好文學的青年很愛讀他的小說《李白之戀》，後來竟把自己的筆名為思慧和慕白（慧、白皆是小說中的男女主人翁）。然而，一方面他為人仗義疏財，慷慨大方，正如他所寫的：十三

歲，我羨慕那位大富大貴而又慷慨的孟嘗君，羨慕那種一擲千金，門客三千的氣慨與豪富。

另一方面，是樹大招風，他終於為社會上的小人所暗算，為莫須有的罪名所折磨，以致大傷元氣，幾乎對事業失去信心。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初，他遠走他鄉，在泰佬邊疆隱居。他對社會上這些醜惡現象疾惡如仇，他在這時期寫的《鷹之歌》、《茶客》、《亂彈》，等篇章中，有著強烈的反映：

當然人們更不會想到文明人的同類，殘殺會比野獸更殘酷。

——《鷹之歌》

人世的競爭是劇烈的，傾軋激烈，較之與皇軍的戰鬥同樣激烈。

——《椰花曲》

顛簸了二十多個鐘頭，去了邊疆，邊疆那一夜，睡得甜極了，往後，也就不會失眠了，因為不再有傾軋，不再有冷槍暗箭。

——《失眠》

去邊疆住了幾年，作家又帶著還沒有完全治愈的創傷的心，回到曼谷。依然是個爬格子蟲，除了一支禿筆之外，一無所有，仍舊在格子裡掙扎。但是，爬格子的生活可真不容易啊！直至七十年代末，他以澄江白水、李黑、陳四、劉六、太琅生、陳南江等筆名寫下了《闊氣的時光》、《“是隆”行》、《春天》、《琴》等大量散文，傾訴著爬格子的艱難：

面對稿紙的日子，仍然是慣常的，長期的。

不論身體上的病或者心理上的病，也一樣是慣常的，長期



的。

因為除了稿紙和筆之外，沒有其他半絲兒的本事呵！而且僵直的身腰一直無法彎下來。

不呵！祇是搭大巴士路過；很想找一個曾經是友人的人，但自慚坎坷潦倒，過門而不敢入呵！真心想的多是尋求當年陋巷巷角那攤飯攤，總想白貼冰水，而且是一銖錢一大盤的飯攤……。

——《“是隆”行》

每天每天，搭了電車，還要跑了老遠的路。

每餐每餐，地攤之前，總是辣椒飯加上杯茶霜。

覺得日子好長好長，肚子好餓好餓。

沒有朋友，沒有親戚，生命好寂寞。

——《闊氣的時光》

作家在給我們的信中，就有這麼一句話：“我們這個半商業社會，寫文章祇會餓死人。”這就說到問題的本質了。這可不是憑空亂說的，而是作家積累了整整半個世紀的生活經驗，得出來的無可辯駁的結論啊！

## 四

社會是那麼的不公平：一方面作家在嘔心瀝血地爬格子，產品祇能換來廉價的辣椒飯這麼半飽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幢幢的巨廈不斷聳立在曼谷大地上，那些富商們優哉悠哉地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這種社會現象，成了強烈的對比。作家在對社會生活細致而深刻的觀察，體驗之後，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終於悟出道理“半